

寻找文学的母亲

□陈海强



出现在台湾地区作家笔下的喜怒哀乐，不仅是一座岛屿的特产，也是同一种文化语境下可以共鸣的情感。

我记得读大学时，林清玄、龙应台等作家都曾在西安和我的母校进行过文学演讲，学生们看到台湾作家显然比看到内地作家更具好奇心，大礼堂内总是挤满了学生，提问的人争先恐后。我们在课堂上也接触过白先勇等人的作品，对他的成长历程很感兴趣。

一个月前，4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作家成为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们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每个人在生活中讲述着流利的英语，写作时却坚持使用中文。与他们交流时我意外得知，台湾地区诗人洛夫、大陆作家古华等，都在加拿大生活，他们依然坚持用汉语写作。古华的《芙蓉镇》曾经及时回应了时代问题，体现出对时代发展的杰出洞察力，他们笔下的现实让读者深受震撼，塑造的人物令人难以忘怀，我至今记得《芙蓉镇》里的李国香，尽管她属于一个我尚未出生的年代。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一部经典作品的魅力，它所塑造的形象不仅仅包含了某种社会经验，而且具有延续其生命力的影响。

这种情形，就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思索读书人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给我们留下难以忘记的“范进”形象；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出过的人生如梦的喟叹；就像贾平凹在《秦腔》中写下轰然垮塌的山体吞噬了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事物；就像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写下的小人物身上的巍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是中国经验的文学呈现。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国速度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

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诸多变化。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融合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也代表着汉语写作的未来和方向。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经验与汉语写作，拥有开放的视野、包容的态度是多么重要。今天，全球化浪潮的中心已经移到世界东方。台风中心往往会保持着安静，这种安静仿佛携带着某种巨大的力量，让文学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张力。杯中之水，无论施以何种魔法，都不可能掀起震撼心灵的波澜。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作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目力所及之处的现实。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教人相爱。”所有的汉语写作者都要在汉字的星辰大海中同舟共渡，只有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在文学的星空下迎来汉语写作的一个又一个黎明。而黎明的寂静之心、欢喜之心，也将提升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因

此变得更加从容。对汉语写作者而言，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更能读懂彼此作品中的喜怒哀乐、美丽与忧愁。文学不仅证明了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血缘，也促进了彼此的精神对话。地球上任何一道海峡，都是作为人类的交流通道而存在。海峡不是隔阂的象征，而是联系的纽带。

在水一方，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文学母亲。无论我们从哪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过营养，最终要进行的依然是汉语的表达。任何汉语写作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在中华文化的怀抱中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让中国经验成为历史的另一种存在，并且帮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消除孤单、保持平衡。而文学之光，照亮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人生，还应该包括一个更加宽容、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知识和未相识的都在路上。

来到鲁迅文学院的人都是幸运的。在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遇见，就是美好。

鲁院不大的院落，精致而充满文学气息，院子里几位大师的等身像，安放着尘世外面的喧嚣。在这清静纯粹的文学园地，让我们回归最原初的自己。

窗外的鸟鸣是清晨最早的歌，活泼泼地鸣叫，扑啦一声，远去。又一声，落在枝上，亮亮地唱着，欢快、短促，像时间、像光阴，像一天早中晚，三餐之间去去的时间。一天就这样去了，倘使有留恋，便也是在这一餐一餐的谈笑和交流中间。

已是初秋，室外有凉风。亭亭的荷开始萎顿，蝉声已经小去很多。蝉的生命只有几个月，却在有限的光阴中，拼命地叫响自己。像我们在鲁院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个月。美好而短暂，却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光阴。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写了一个叫思特克兰德的人。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虽然这是一个近乎冷酷、自私，甚至没有责任心的人，可是他心无旁骛地投身艺术追求的精神，以及全身被艺术点燃的激情和创作欲望却是令人向往和崇拜的。“他不把忍饥受冻当作什么苦难。他这样完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不由你不得感动。”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让人向往。在鲁院里沉淀的4个月时间，让我们抛开社会上的各种身份，过一种精神生活，一种文学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机缘。

前些天看到《鲁院启思录》一文，其中一位师兄说出了我的心声，走进这里于我就是走进了理想国。在鲁院的生活，用理想国称之，一点也不为过。在这里褪去自己的社会角色，放下所有的社会身份，重新做一回彻底的学生。不用为一日三餐花心思，不用奔波在上班的路上，不用为其他的事物所干扰。最大的享受就是读书、写作，自由地支配时间，这是世间多么奢侈而又纯粹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最大的自由与精神享受。当梦想驶入航道，我们所有的期待与沉潜都来自于那些正在等待解救的部分。也许某一天，有一扇窗被打开，而我们所不知的，这一扇窗要等待多久才能开启，或许所有的都在路上，期待并为之努力，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让鲁院的每一刻时光都不被虚度。

原本以为会是悠闲的学习生活，却也被填得满满的。来这里授课的老师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和心得传授给我们，让我们在仰望他们的同时，打开自己的视野。交流和碰撞，同学间真诚的交流和心得让大家在激烈的研讨后，诗兴大发。一首接一首即兴创作的诗，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是激情也是心灵与心灵碰撞的火花。

秋天在开始，在经过。来鲁院的第一天，看到结满果实的白银杏，密实、沉甸甸的。让我想起家乡秋天的葡萄，一样的浑圆，都是在这个季节长成，不同的是各自的属性。就像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都带着各自生活的烙印。有的能一眼看出来，有的却需要放在岁月里去熟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场，会吸引与你相同的气味。味知我心，不仅在于食物，也在于人心。人是要互动的，即便是无言的沉默，其实内心也是富饶的，像青藤抽地的枝蔓，缠绵纠结。比如建芳，有时她也是善谈的，只是并不向所有的人打开。比如周伟，酒后微醺、红润、豪爽，是另一个自己。

我们在鲁院相遇，遇上另一个自己。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另外的自己。相似的气场总能吸引相近的人，有些人注定要相识，只是时间早晚。在时间的河流里，慢慢地过滤和打磨，为的是让另一个自己被看到，被遇见。世间事是多么的神奇，总是出乎我们意料，给我们打击，也带来惊喜。有时候去食堂晚了，一个人用早餐。后堂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人就餐而不耐烦，也没有因为我晚去而抱怨。不仅食堂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前台的保安、保洁的大姐，他们都是这样，这就是鲁院的氛围。总是阳光的，暖暖的。

想到身边有这些人，内心是安详和笃定的。这个秋天雨水格外多。一壶茶、一窗雨、一本书，在鲁院过文学的生活。诗意的、精致的、理想国的生活，生活的炊烟交由日后用非虚构打理。微雨，池塘里依然有小荷绽放，莲蓬委顿，枝叶枯干。一圈一圈，雨点落下来，涟漪落在水面，落进心里。享受这无人的清静。每一间紧闭的房门，每一扇打开的窗，都有一个辽阔而孤寂的世界，因为文学，努力攀登，因为热爱，内心充盈。这里每一寸渐逝的时光，愈发地让人珍惜。

天凉了，秋也有些深了，池塘里的荷叶枯黄，莲蓬消瘦。只是拍出照片来依然清透。什么也不做，只在院里走一走，心就静了。在秋天的尽头，池塘里的莲蓬，早已成为同学们书桌上的插花。三五枝插在瓶子里，瘦雅而诗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就这样不经意地挥洒。

不知冬天的梅树，可知道我们在秋天的期盼？丰厚梅花，复瓣梅花，数种不同的梅，花开的傲骨和清芬，我们可有缘得见？我总想记住每一株梅树的名字，倘使花开的时候，有缘能一慕芳华。玉簪花谢了，碧绿的叶片，孤独地青翠着，寂寂的园子，因了雨，没有蚊子。园子里依然有几枝月季，大红的开得孤寂、决然、鲜艳。给灰暗的天空增添一抹明亮的暖意。写作原本是一个孤独掘进的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在超越自己。鲁院的学习让我们在精神上生出强健的翅膀，文学雨露的滋润，让我们成为内心强大的人，即使是在黑暗中探索，也无所畏惧。

“我的体悟，就是我们不要把个人的痛苦放大。一定要想到众生的这种苦难，那么你的作品会获得一种升华、一种沉淀。从文学意义上、艺术意义上，这种沉淀就是一种艺术上的飞翔，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很多东西在一个瞬间把你唤醒，才能和艺术融合。”确如迟子健所言，或许在这里的学习期间我还写不出大作品，但是在沉淀和积累的过程中，开阔的视阈和作为文学家该有的胸襟和格局却是必须有的修养。因为文学的热爱和仰望走到这里，因为文学的远方而走向远方，这才是我们停留、调整和再出发的意义所在。

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深了，时间迅速地流逝。4个月不短的时间，聆听每一位大家的教诲，写作的、文学的、音乐的、历史的、人文的都给予我不同的启示，像神明开启了一盏灯，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能够顿悟。

让从前虚度的岁月再无来处。在未知的前方，一定有些什么是可以被照见和获得的。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胡岚



最喜欢在深夜时分，悄悄打开房门，站在走廊里，四下观望。此时此刻，非常想对这幅建筑的设计师道一声谢。昏黄却绝不暗黑的整座建筑内芯，可以看到鲁迅金橘色幻影般的身影默默地等着我。天井式的布局，楼上楼下一目了然，白天，这里是充满了文艺浪漫主义情怀的巨大能量场，夜晚，是酝酿能量的一排排一层层一间间充电器。可以感觉每个房间欲往外倾泻抑制不住的激情，似乎随时都有爆棚的可能。我静静地站在走廊上，想起中午有人绕着走廊环行以释放充盈的热能，有人不走电梯，在楼梯间敏捷地跑上跑下去其他房间交谈交流，有人不顾外面风大雨大，穿着薄衫披个披巾就要冲出去拍照片。我觉得内心也很满溢，太阳穴噗噗地跳动，无法言说的宁静与快乐，还有种深深的孤独却心安、恬然而又非常笃定的感受，无法言说。鲁迅文学院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一群神奇的人，因着神奇的文学，而聚集在一起，产生翻天覆地的、搅动身心的化学反应。外面看，也许均不动声色，但，每个人都知，内里的质地已经发生变化。

没有课的下午，喜欢坐在窗前看书。一直看到天光渐暗，黄昏到来，并不开灯，抬眼看窗外夕阳似火般慢慢消逝下去，余晖洒落在高楼大厦尽头。真的很爱看，觉得非常震撼，非常享受、非常珍惜。慢慢的可以在窗户上看到自己的脸容，是非常内敛的。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非常奔放的。

至此，我坐在我的小屋。它在鲁迅文学院的407室。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我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小书房。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属于我一个人。光是这个安排，已经超出我对鲁院的期待。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其重要性在伍尔夫时代已经讲得彻底，但从来都是得之不易的，而我有，在北京，在鲁院。

一小块寂静

□周水欣

不想读——因为有太多需要感受的情境、需要细品的人文、需要消化吸收的课程。这里也有图书馆——书非借不可读也，我要先把馆里的书看完啊。并且，随着课程越来越深入有趣，延伸阅读必不可少，又在当当上买了相关书籍。去北大看未名湖的时候，又去万善书园抱回一摞子书。去看国家美术馆展览的时候，又带回几大本画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书房里，床上、桌子上、窗台上、茶几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我去其他同学的房间，好几位跟我一样。我们站着聊会天，因为没有椅子坐，椅子上都是书！我们急匆匆告别，因为时间太宝贵——手里没忘记拿着一册借来的书。

小跑着回到我的书房，拿起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翻翻。电脑前看看，再望望窗外灿烂的阳光，不知怎么就变成一枚黄月亮。时间走得这么迅疾，令我常感惊悚惶恐。

忽然思绪特别猛烈，想要书写的欲望令胸腔发热，能感到心脏就要跳出来。我穿上跑鞋，在夜晚11点钟，下楼去院子里奔跑。绕鲁院一整圈。十圈刚好镇定。脸色是运动后正常的潮红，不会被发现异常的波动了。于是我静坐下来，汗水才开始一滴一滴落下。我开始写……

一日下午，去国子监孔庙博物馆。进门，仰脸一面高大精美的彩色琉璃牌坊，气势逼人。据说，这是唯一一座专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正反两面横额均为皇帝御题，正面“闾桥教泽”，意思是听讲学者众多；反面“学海节观”，意思是因为听讲学者太多，所以要用水道将学生分开。可想中国古代崇文重教的盛况。此牌坊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今那琉璃瓦流光溢彩，夕阳下美不胜收。出门，路两边的槐树，那也是老北京的象征，都叫国槐。老树参天，枝繁叶茂，树下走着推着儿童

车的年轻妈妈，骑着自行车的遛鸟老先生，穿着高跟鞋的女白领，在街边小店买酸奶的游人，以及压抑内心激荡，慢慢散步的我。再一转弯，一片红墙在夕阳下触目惊心——雍和宫。再往前，不知不觉，走到了地坛——史铁生的地坛……我走了好久，一直走到月亮弯弯挂天空。

回到鲁院，我的书房，深深感慨：能有这样属于自己的空间是多么美妙啊。心里积攒了太多感触、情绪和纷乱的念头，这种时候，特别需要一小块寂静时光，来梳理，来回味。就如每次听完内容丰富的课程，每当灵感闪现的深夜，每个凝神创作的节点……这些重要的时间段，都需要一个收藏我们内心敏感的寂静空间来细细感受、咀嚼、吞咽，化作或是激流或是火山或是大漠孤烟或是长河落日文字，奉献世间，奉献给读者。作为一个属于文学的人，这一小块寂静的时空，是文学的鲁院给予我们的最贴心的礼物。

我在那里有一个小书房，享受一小块寂静时光。在这个时光里，我穿山越岭、穿越古今、叱咤山河、挥斥方遒，我愉快地失眠，兴奋地偏头疼。我乐不可支地在头脑里编制七彩祥云，我一点也不介意自己放飞想象的风筝而面红耳赤似醉酒般陶醉其中不可自拔，没人会说我在做白日梦——或者，我就是梦里。

“寂静滋养我们的本质，人类的本质，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等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乐于接纳事物，耳朵变得更加敏锐，我们不止会更善于聆听自然的声音，也容易倾听彼此的心声。”美国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在他的著作《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中这样说。在寂静的时光里，我们的身心会浮现温柔、孤独、平静、荣耀、梦想、感激。因这一小块寂静时空，我们也更能感受并接受彼此的心声。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